

一帘红雨桃花谢

聂顺荣

又到了暮春时节，我独自来到城郊那片心心念念的桃林。这片桃林，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，每至花期，便成了我心灵的栖息地。

踏入桃林，往昔满树繁花、如绯云蔽日的盛景已悄然远去。枝头的桃花，没了初绽时的娇艳欲滴，在微风中轻轻颤抖，像是在低声挽留即将逝去的春光。一开始，只有寥寥几片花瓣，如断了线的风筝，悠悠荡荡地飘落。它们在空中打着旋儿，似仍贪恋枝头的温暖，努力抓住这最后时光。随着风势渐强，千万片桃花瓣纷纷扬扬地洒落，刹那间，仿佛下起了一场红雨，将整个桃林笼罩在一片如梦似幻却又略带忧伤的氛围之中。

望着眼前这景象，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多年前。那时，我和好友阿明常常一同来这片桃林玩耍。桃花盛开时，我们在树下追逐嬉戏，花瓣落在肩头，笑声在林间回荡。阿明特别喜欢桃花，他总是说，桃花虽花期短暂，却把最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，这种绽放的勇气令人敬佩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。阿明后来因家庭变故，搬去了遥远的城市，我们也渐渐断了联系。此刻，站在这纷纷扬扬的花瓣雨中，我多么希望能再次见到他，像从前一样，一起欣赏这美丽的桃花。

我俯身拾起一片落花，它的边缘已经微微泛黄，曾经鲜艳的色彩

也黯淡了许多。可当我轻轻摩挲它细腻的纹理时，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曾经绽放时的蓬勃生机。这片小小的花瓣，从绽放到凋零，不过短短数日，却仿佛诉说着一段漫长的故事。它曾在春日暖阳下，与蜜蜂低语，与蝴蝶共舞，将最美的姿态展现给世界。如今，却不得不告别枝头，零落成泥。

桃花的花期，短暂得就像一场转瞬即逝的梦。从第一朵花初绽，到漫山遍野的烂漫，再到如今的纷纷飘落，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。在这有限的时光里，它们拼尽全力，把美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世界。而当凋零时刻来临，它们没有丝毫挣扎与哀怨，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在风中优雅飘落，回归大地怀抱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不禁想到阿明，他在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时，虽有不舍，却也毅然决然地踏上新的旅程，那份从容与淡定，不正和这桃花相似吗？

伫立在桃林之中，望着这如诗如画又略带伤感的一帘红雨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对自然规律的敬畏。大自然犹如一位神秘而公正的主宰，掌控着世间万物的生死轮回。花开花落，春去秋来，皆是它精心谱写的乐章。桃花在春天绽放，在暮春凋谢，遵循着自然的节奏，从未有过一丝差错。而我们人类，在浩瀚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更应尊重自然规律，珍惜当下

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就像我和阿明的友谊，虽因现实无奈中断，但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同这桃花曾经的绚烂，永远留在了心间。

不知何时，红雨渐渐停歇。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，洒在铺满花瓣的地面上，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。那厚厚的一层桃花瓣，宛如一条柔软的红地毯，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与如今的落寞。这场桃花的谢幕之舞，虽然短暂，却以其独特的美丽与深刻的寓意，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。它让我明白，生命的旅程中，有高峰必有低谷，有绽放必有凋零。但只要我们在有限的时光里，用心去生活，用力去绽放，即便面对凋零，也能坦然微笑，因为在凋零的背后，是新生命的孕育，是希望的重生。

当我转身，离开这片桃林时，那“一帘红雨桃花谢”的画面，已成为我心中永恒的风景，时刻提醒着我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份美好，敬畏自然的每一次轮回，以一颗豁达的心，笑对人生的起起落落。或许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还能与阿明重逢，就像期待来年桃花再次绽放一样。

油菜花香里的时光

的

时光

邢建设

于春的轻柔呼唤之中
油菜花，相互簇拥着醒来
大地犹如铺上了金黄的信笺
仿若繁星纷纷坠落尘埃

风，充当着花的信使
传递着花的轻声细语
每一朵皆笑意盈盈
在枝头尽情渲染着春的色彩

悠然漫步于这金黄的梦幻之海
阳光倾洒而下，花瓣微微颤动
粉蝶于花蕊间辛勤忙碌
舞动出春天那甜美的期冀

那层层叠叠的金黄
恰似流淌的金色海洋
翻涌起芬芳的浪涛
晕染了美好的时光

花田宛如自然的绚丽画廊
我沉醉其间，迷失了方向
切勿辜负这恰好的花期
让心灵于花海之中绽放璀璨光芒

书窗叠影

胡光贤



当晨光攀上书脊时，我总看见时光在字缝里游走。

那些沉淀着油墨香气的岁月，在纸页间翻涌成潮，漫过喀斯特地貌的贵州高原，漫过锈迹斑斑的旧书摊，最终漫进这间飘着茶雾的书房。

少年时代的文字是带露的野花。我曾读到，在陕北窑洞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巴金笔下的梅表姐在《秋》的扉页落泪，孙少平揣着《平凡的世界》穿过矿区风雪。

老城旧书摊淘来的典籍总沾着前人的批注，有时是工整的楷书“此处甚妙”，有时是歪扭的铅笔线勾画着白鹿原上的月色。书页泛着旧年的黄，像晒干的玉米叶沙沙作响，却喂养出最鲜活的文字力量。

在大学图书馆的拱顶下，“未

名”文学社的暖橘色台灯总亮到深夜。我们争论马尔克斯的魔幻是否扎根拉丁美洲的红土，揣测汪曾祺的咸鸭蛋究竟配哪年的高邮酒最妙。

那些被青春岁月浸润过的稿纸，如今仍锁在檀木匣里，偶尔展开，还能嗅到年轻气盛的墨香。

可惜生活的骤雨来得太快，毕业证书墨迹未干，那棵文学幼苗已在奶粉账单与述职报告间悄然蛰伏起来。

十年霜雪，我原以为文字会冻僵在报表的格子间。直到某个谷雨时节，整理旧物时抖落一册《人世间》，封底还粘着当年梧桐叶做的书签。沉睡已久的文学种子，突然在春雨中苏醒过来，其根系穿透水泥地，倔强地顶开公文包的铜扣。

如今，在子夜后的台灯下，我

重拾文学之笔，键盘的敲击声，与十年前窗外的杉树絮语竟遥相呼应。

茶雾又在玻璃窗上洇开水墨，我看见无数个自己叠印在时光里——煤油灯前抄书的少年，图书架上寻宝的青年，尿布与文件齐飞的新手父亲。他们最终都走向这张木纹舒展的书桌，用文字将破碎的时光缀成珍珠。

在谋生的阡陌间守护良知，我只愿做文字麦田的守望者，等风来时，能听见千万颗麦穗私语着时光的秘密。

我忽然懂得，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琉璃塔里的摆设。它活在收旧书老头褶皱的指缝间，活在文学社窗棂结霜的清晨，活在尿布与键盘对峙的深夜。

就像此刻，茶凉了又续，而键盘的按键始终温热。

